

2007

英雄神話：羿

Ka Hang L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3

Recommended Citation

李嘉行 (2007)。英雄神話：羿。輯於《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2006-2007》(頁3-11)。檢自：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3/2

英雄神話——羿

一、前言

神話是古代人民對現實生活或自然現象的一種記錄，也是人類的集體心理經驗的反映。中國古代神話內容，從創世神話，到造人神話，到洪水神話、星辰崇拜等，都可見類型上的多采多姿。在《山海經》、《淮南子》、《列子》等古籍均見其記載的中國古代神話，主要有自然神話、創世神話、英雄神話、傳奇神話。當中英雄神話是神話的一個新階段，這反映了古代人民不再停留在解釋神話的階段，而出現一種人類的自我意識，並對身處混沌狀態有所覺醒。本文先由英雄神話說起，然後引出中國的英雄神話——羿的記載，探尋歷朝文本中羿之故事發展。接着會析述羿的形象的象徵性。

二、何謂英雄神話

英雄神話的出現，與原始人類對自然的態度轉變有關。初民面對大自然，本來是軟弱無奈的。然而，隨着人類的力量提升，他們對大自然的變化不再是默不作聲，而是起而抗爭，成為距離野蠻原始社會不遠的英雄時代¹。英雄神話亦隨之出現，重點在於英雄如何與大自然鬥爭的過程。它與創世神話不同點在於，創世神話說出了神話的宇宙論特質，而英雄神話就突出了人的作用，反映人是世界的中心。

神話中的英雄並不是普通人，英雄本指一種具有英雄偉業的傳奇人物，但從西方神話研究者看來，他是半神半人或受到神明所支持的人。但他們亦不是神，而只是受神明賦予力量或靠自己的獨特力量和機智，去打敗一個與民為敵的力量，因而受到人民的尊敬。

英雄史詩的主題多是着重英雄在民族的形成和發展中所建立的功業。例如包括他們與大自然抗爭的過程或征服外族敵人等為民除害的偉業。

¹ 西方哲學之父維柯在其《新科學》一書中以這三個時代的劃分為基礎，試圖概括人類各民族文化發展的規律過程。「這三個時代劃分是由埃及人傳給我們的，埃及人把世界從開始到他們的那個時代所經歷的時間分為三個時代：一、神的時代，其中諸異教民族相信他們在神的政權統治下過生活，神通過預兆和神諭來向他們指揮一切，預兆和神諭是世俗史中最古老的制度。二、英雄時代，其時英雄們到處都在貴族政體下統治著，因為他們自以為比平民具有某種自然的優越性。三、人的時代，其時一切人都承認自己在人性上是平等的，因此首次建立了一種民眾的政體，後來又建立了君主的專政政體。」維柯著，《新科學》中譯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頁26。

二、從歷朝文本看羿之故事發展

在商代以前，羿本是神話時代，帝俊下的一個英雄射手；戰國時期，屈原將遠古之羿與夏有窮之后羿合而為一，給后羿蒙上荒淫的污名，為後代演化的后羿悲慘結局埋下了伏線。秦漢之際嫦娥奔月故事的出現，豐富了后羿神話傳說的內容，也使后羿悲劇的原因有了政治的和神話的兩種不同的解釋；至後代，在民間，后羿神話被再創造，人民心目中的后羿仍然是至高至大的英雄形象。

1. 英雄羿射日神話的基本定型

在中國神話中，羿本是一個遠古東方帝俊神系的神性英雄²，其神力非凡，因受帝俊之命，由天界降至人間，為天下除害。

《山海經·海內經》記載：「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可見，羿降下人間，作為一名神射手，在先秦典籍中，有不少有關羿善射的記載，而荀、韓亦以羿為天下之善射者，如下。

《山海經·海內經》：「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

《論語·審問》：「羿善射。」

《莊子·桑庚楚》：「一雀適羿，羿必得之。」

《管子·形勢解》：「羿，古之善射者也。」

《荀子·王霸》：「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蠡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

《淮南子·修務訓》：「羿左臂修而善射。」

《孟子·告子上》：「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

《韓非子·守道》：「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墨子·非儒》：「墨子非儒下云：『古者羿作弓。』」

春秋戰國有射日神話的出現。這是羿神話中最重要的部分。因為羿最為人所熟悉的英偉事跡是他以弓箭射下太陽，為民除害³。

² 對於羿的身分，歷來都有不同的解說。有論者認為他是天神，如袁珂《古神話選釋》指出：「羿這個人物，的確確是天神，而不是具有神性的英雄。」袁珂著，《古神話選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266。此外，有論者認為羿擁有半人半神的形象，例如李曉暉就以羿射河伯，而河伯向天帝告狀的故事去說出羿屬於半神半人的善射者形象。李曉暉著：〈后羿形象探源〉，《福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2000年，頁73-75。

³ 一直都有論者指出羿射日已經成爲一種爲人所熟知的概念。如葉舒憲指出「按照流行的說法，

及至漢代，《淮南子》較為完整地記下了羿的故事：「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猥兪、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猥兪，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淮南子》說明了堯帝的時候有一天忽然天上出現了十個太陽，引致旱災，大自然的植物全枯死，致人民無糧草可用。而當時亦有鑿齒、九嬰、大風、修蛇、封豨，更把十個太陽射下。這是人類在發明弓箭後與大自然對抗的初步勝利。

弓箭在這個神話故事擔當了重要作用。魯迅曾言⁴：「原始人對於動物的威權，是產生於弓箭之類的發明的。」⁵而羿的英雄事跡由弓箭而起。在此時，羿的功績主要在於除去為害人間的毒蛇和猛獸。

他以弓箭擊敗在疇華作亂的鑿齒：「羿與鑿齒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昆侖虛東。」這是他射殺的第一隻猛獸，其後的是「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的猥兪。其身軀很大，有虎爪，善於奔跑，更以人為食，但最終都被羿射殺。然後羿為民除去在凶水噴水吐火的九頭妖怪九嬰，更生擒了在桑林稱霸的大野豬封豨。另外，他又「繳大風於青丘之澤」、「斷修蛇於洞庭」，射殺在青丘盤旋的猛獸「大風」和殺死在洞庭肆虐的毒蛇「修蛇」。羿憑他的神箭，一一戰勝了對手，終於為人類消災免禍⁶。這些事跡都是他以弓箭去挑戰大自然的記錄。

除了射殺猛獸毒蛇之外，羿射日是他成為英雄的重要事跡。他這個反抗大自然的行為，是受到堯所指派的。這神話故事背景記載於《莊子·齊物論》：「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十個太陽本是天帝帝俊的兒子，住在東方海外湯谷的扶桑樹上。他們輪流值班，做一天的運行工作。神國這幫貴公子胡鬧，因此十日同時出現天空，造成了大自然界的大災變⁷。屈原在《招魂》

后羿射日這四個字本身就包含着一種敵對關係，即主語「后羿」同賓語「日」之間的敵對。在后羿同太陽的敵對關係中，現代學者又發展出了一些「熟知」的解釋。」葉舒憲著，《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史的原型重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頁69。

⁴ 魯迅著，《魯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學，1981），頁227。

⁵ 論者陳建憲亦類似觀點：「在原始文化發展上，弓箭的發明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件。從出土文物來看，早在舊石器時代後期，人類就已在用弓箭了……弓箭的發現使人類捕食獵物的能力得到了極大增強，這對於保障初民衣食的供應，無疑有着重大的意義。」陳建憲著，《神祇與英雄：中國古代神話的母題》，（北京：三聯，1994年），頁145。

⁶ 西方的英雄神話都出現相似的內容。如赫拉克勒斯（Heracles）曾改變大地的惡劣環境，如他曾經射殺怪鳥、捕殺野豬、制服吃人的怪馬等等，他拯救人類，為人類帶來安定。這同樣顯示人類擁有能戰勝自然的能力。而且從這些神話的內容已通過這形象化的神話故事透露出人類的主體意識。這與羿的特點相似，皆是奮發地與自然環境抗爭，以求更好的生活環境。蔡茂松著，《比較神話學》，（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46-249。

⁷ 類似的神話故事亦於希臘神話出現，同是由於宇宙統治者縱容親屬所致。太陽神兒子法厄同，得到父母親的寵愛，有求必得。在法厄同十八歲的時候，他的太陽神父親說給他一份禮物。法

中記載：「十日代出，流金礫石兮。」他形容十日並出的東方已被燒暴曬得連石頭都融化，金屬亦被曬成液體到處流淌。而《淮南子》記錄：「堯時十日並出，焦土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當時的草木已經枯萎，人民已無法得到糧食。

因此，羿便將為害人間的太陽射下，只留一個在天上。羿射日反抗大自然的行為後來更被人加以發展加長，發展出多個版本的羿的故事⁸。

2. 后羿與羿

射日英雄羿因射日而成英雄人物，但歷史上又出現了另一個后羿，那其實是有窮氏的國君。由於二人同名，而且二人皆是東方之人，故至戰國以來，都被人把兩日的事跡混淆、重疊，引致後人把羿當作后羿⁹，甚至很多人不知道原來羿和后羿本是兩個不同的人。

據《水經注·河水》：「《地理志》曰：『后羿曰鬲津，故有窮后羿國也。』」有窮后羿私事跡曾被記錄在《左傳》。《左傳·襄公四年》：「《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龍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後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鹹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後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厄同竟然想整天駕駛太陽車，父親又竟然答應他。最後引起人間嚴重的旱災。人類向宙斯報警，宙斯發出了閃電，法厄同死了，跌進諾斯河。從這個故事都可看出，當時的英雄神話有一種思想，就是產生對「宇宙統治者」批判的觀念，這都由於當時人類想到大自然災害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才把寄託放在神話上。蔡茂松著，《比較神話學》，頁 243-245。

⁸ 羿的故事一直被後人改編及擴充。葉舒憲曾在《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史的原型重構》一書中引述其中一種故事說法。「后羿是遠古時箭法超群的天將。有一年，天上出現了十個太陽，曬得大地像火燎一樣，人們對天叫喊，請蒼天睜睜眼。喊聲吵得老天爺連覺都睡不着。他就派后羿去說服這十個太陽，別一起跑出來為害人間。太陽們對后羿說，由於兩隻神鷹要下凡當天下的主人，我們才一齊跑出去看熱鬧。后羿惱怒之下射落了兩隻鷹，但十個太陽仍不回去，於是便接二連三地射落了九個太陽。」後來故事發展說到后羿因射日而致筋疲力竭，王母娘娘為此而讓天女嫦娥與他結成夫婦。葉舒憲著，《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史的原型重構》，頁 70。

⁹ 袁珂在《古神話選釋》曾明言羿和后羿本是兩個不同的人：「羿和后羿是兩個人物，不是一個人物，可是在歷史傳說中每每將他們的故事混淆了。高誘注《淮南子》猶知把他們加以區分。《汜濫篇》：『羿除天下之輟死而為宗布。』注云：『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俶真篇》：『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為宗布。』注云：『是堯時羿，善射，能一日落九鳥、繳大風、斬九嬰、射河伯之智巧也，非有窮后羿了。』」高誘明確指出羿和后羿是兩個人物，更直言屈原在《天問》時已將二人混淆不淆。袁珂著，《古神話選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 266。

從遠古的歷史之中，有窮氏后羿也以善射而著名，但因用人不當，而被大臣所殺，叛臣更殺了他的兒子，又搶了他的妻子。他的結果是慘不忍睹的，這與射日的英雄羿的英勇故事簡直是不可相提並論。

正式將二人合成一人的是屈原，《楚辭·天問》有許多有關羿的故事，所說明是流傳於楚國的關於羿代夏的歷史神話故事，有神話傳說的成分。他在《天問》中，說：「羿焉彈日？烏焉解羽？」他又將射河伯、妻洛嬪之事加諸於后羿身上，這本是射日的羿之故事。另外，這些荒淫、亂政、任用小人的不良品德加到英雄羿身上，給英雄蒙上惡名，破壞其形象。

在屈原筆下，他一方面批評后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離騷》）另一方面，又指出對羿的行爲，「后帝不若」。至於天帝爲什麼不高興，由於神話的消亡，我們不能得知原因，但依照《天問》的前後內容推測，應是因爲「射夫河伯」、「妻彼洛嬪」、「封豨是射」等行爲。由於天帝的不滿，因此他把后羿逐出仙界，成了人間的一位普通百姓。既爲普通的人，所以生老病死也非奇事，再加上他有不良的品性，行事荒淫，所以有悲劇結局也不足爲奇。自此，二人的形象已重疊起來。

3. 其他發展情節

(1) 羿和嫦娥聯婚

據《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輯《靈憲》：「嫦娥，羿妻也，竊西王母不死藥服之，奔月。」指出嫦娥是羿的妻子，在神話中因偷食后羿自西王母處所盜得的不死藥而奔月。這在《淮南子·覽冥訓》：「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

在《淮南子》之前，有不少論及羿的典籍，但未有任何有羿與嫦娥共同出現的記載，可見，羿與嫦娥結婚的故事是後來的事。

(2) 羿射河伯

河伯是黃河的水神，是中國有名的神話人物。他化爲白龍出遊，興波作浪，溺殺無辜。羿不知他是河伯而射他，使他左眼盲了。《淮南子》：「河借溺殺人，羿射中其左目。」羿與河伯的妻子洛嬪¹⁰與羿似乎有愛情的關係。

¹⁰ 洛嬪是河伯的妻子，她本是洛水的女神，以美麗著稱。她成爲河伯的妻子主要由於人們由洛水匯入黃河的自然現象所引起的聯想。詳見陳建憲著，《神祇與英雄：中國古代神話的母題》，（北京：三聯，1994年），頁149。

(3) 英雄之死

這段神話傳說以逢蒙殺羿的悲劇收場結束。這個故事的神話味道已不重，但正是記錄了英雄的最後一幕。《荀子·正論》：「羿蠡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淮南子·說林篇》：「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都記載了逢蒙是善射之人。在《淮南子·詮言篇》：「羿死於桃梧。」、《說山訓》復云：「羿死桃部，不給射。」桃部，指桃木大杖，帶出了羿之死，但《淮南子》未有確實記錄這人是否逢蒙。但《孟子·離婁》則記錄了：「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因此對於羿之死，據典籍記載，似乎是有人以桃木棒擊殺羿的，而該人應是逢蒙。

三、羿的形象象徵

1. 羿與太陽的對立說：

天地初開，中國古代處於民智未完善發展的時代，人類出現崇拜自然的情況。在英雄神話中，英雄站在主要位置，而神已經不是萬能者，成了故事的配角。英雄擔當了世界的改造者。在英雄時代，人類面對客體世界有一種普遍的心理，就是希望戰勝現實中的危險。心面對大自然再不會束手無策，體現了「人定勝天」的思想。羿射日¹¹，是人類與自然的對立，人與太陽之間處於敵對關係。葉舒憲曾指出按現代的說法，「后羿射日」這四個字本身就包含敵對的概念，是指羿與太陽的對抗¹²。這反映出人類要超越外在環境，而戰勝的武器就是人類最基本的力量，即是人類的身體。因此神話中的英雄，就是充滿勇武機智的化身，人類透過英雄的行為去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包括與自然對抗。

在神話的世界中，是一個如戲劇般的衝突世界，它表現着人類與自然的鬥爭，人們期待的英雄行為是一種社會化的行為，是人類的共同願望。

在人類處於萬分危難的關鍵時刻，羿面對如此巨大的困難，靠自己的能力把問題解決，這種矛盾衝突的劇烈碰撞，塑造了他的形象。

¹¹ 其實射日神話在中國許多少數民族中已甚為普遍。在漢族中，類似羿射日的太陽神話一直流傳在不同的地方之中，例如瑤族流傳有女神密洛陀是射日者，她一共把九個太陽擊落；布朗族流傳有巨人願米亞以弓箭射下八個太陽；哈尼族有兩個太陽，由獵人俄瑪、俄勒阿魯恩把一個太陽射下，而另一個則躲藏了。這些都反映了人類一空幻想有一種可消滅酷熱的太陽的神奇力量，也是指出在弓箭發明過後，人類可改變自然生態的力量已經增強，因此產生很多射太陽而拯救人類世界的故事。類似的故事可參見陳建憲著，《神祇與英雄：中國古代神話的母題》，1994年，頁155-156。

¹² 葉舒憲著，《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史的原型重構》，頁69。

2. 羿與太陽的同一性：

這個說法由學者葉舒憲提出，他在《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史的原型重構》提出羿與太陽同一性的觀點。從血統去看，帝俊是東夷人的上帝，而羿是東夷之神，他的名字又叫做「夷羿」（《天問》），不過單單這種論據不足證明他是十個太陽之一。由於將羿與西方的阿波羅太陽神相比較，從而找到當中相似的特質，因此證明出羿是太陽之一。

據他的說法，羿本是太陽神，是帝俊和羲和兒子。他殺了九個兄或姊，獨立繼承母親羲和的太陽神籍。他引用西方人類學家利普斯的說法指出太陽神話可以是一個神，一個英雄，可以僅是一個人，或者可以是一根燃燒的柱子。太陽光芒是太陽神射向地球的箭。然後再說出太陽神阿波羅的特質，阿波羅之光就是太陽光，他是射神，即戰神，也說成是弓箭、太陽與神的合體。

因此，在他們的神話思維之中，陽光可解釋為太陽神所射出的無數利箭。總之，當時的神話模式就把太陽、人（神）、弓箭三者合而為一。因此，羿就如阿波羅一樣，兼具了多重的身分。

從這個同一性的觀點中，反映了一個末子相繼的思想，這是原始民族非常普遍的情況¹³。

3. 部隊稱雄

郭沫若先生從歷史角度解釋這個神話。他認為所謂「十日並出」正是反映著十個民族同時稱王。這種觀點也很有影響。此派認為：「堯時許多民族以太陽為圖騰，『十日並出』指有十個以太陽為圖騰的部落同時稱雄，堯命羿射十日隱喻堯部族打敗了其他九個以太陽為圖騰的部落獲得了政治上的統一。」而李玄伯先生說：「羿射十日故事……表示當時有十個集團以日為圖騰，羿滅其九。」蕭兵先生說這個神話「反映崇拜太陽的東方鳥圖騰部落內部的兼併與衝突」。總括而言，「十日並出」指十個以太陽為圖騰的部族稱雄一事。最後羿兼併了其餘九個。

4. 理想人類的化身

神話英雄形象是依照人類的願望而塑造，人類把對美好生活的憧憬集中在這些英雄身上。例如羿是優秀射手的最完美的形態，人們把與風、旱災、甚至遇到

¹³ 末子相繼是指由最年幼的兒子或女兒繼承家庭遺產。現時在印度某些部落和非洲某些原始社會中仍有保留這種繼嗣制度。葉舒憲著，《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史的原型重構》，頁 79。

毒蛇、猛獸等自然界的災害都交由羿去應付。至於羿把九個爲害人間的太陽都射下，更是代表着他集中了一種最強、神奇的力量，是完美的化身。他在艱苦的環境下，憑他神奇、了不起的力量，去把人類的災難解決，就好像當了人類的守護神般，爲世界帶來平安。這種方式是神話文學中常用的，因爲對於初民而言，構造各樣的神話是寄託自己的意志和理想，而神話英雄就是初民心中景仰和崇拜的神。

四、結語

在世界各地的神話，說明日、月由來的神話是最爲常見。而這個羿神話是由太陽引起的英雄神話。故事本由一個人射九個太陽，演變成多個人物的加入，又有情愛的關係，又有關生、死的問題，故事的開展比起原本的故事全然不同。這是神話文學發展的特色，往往會由後世去把故事以意創造，並按每個朝代的個別情況去開展，例如由於道教的盛行，才會影響到羿的故事出現仙藥的情節，這是需要我們注意的。任何歷史、政治、民生、宗教、學術思想的狀況都會成爲到神話故事的素材。

五、參考文獻（按出版年份排列）

1. 書籍：

1. 陳建憲著，《神祇與英雄：中國古代神話的母題》，北京：三聯，1994年。
2. 蔡茂松著，《比較神話學》，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3年。
3. 葉舒憲著，《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史的原型重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
4. 朱狄著，《原始文化研究：對審美發生問題的思考》，北京：三聯，1988年。
5. 魯迅著，《魯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學，1981。
6. 袁珂著，《古神話選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

2. 期刊學報：

1. 殷毅著：〈中國古代神話與古希臘神話的比較〉，《劇影月報》，第6期，2005年，頁54-55。
2. 趙新林著：〈從同質到異質——中西創世神話的比較研究〉，《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頁70-74。
3. 姚舟著：〈悲劇英雄——羿〉，《重慶工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5期，2004年，頁113-115。
4. 孫駿著：〈從神話到現實——“英雄形象”被接受的心理歷程〉，《瓊州大學學報》，第1期，2003年，頁79-81。
5. 向凌著：〈論我國古代神話的形象和形象的塑造〉，《江西社會科學》，第5期，2002年，頁41-44。
6. 閔德亮著：〈論后羿射日神話的產生與演變〉，《中州學刊》，第3期，2002年，頁44-47。
7. 李曉暉著：〈后羿形象探源〉，《福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2000年，頁73-75。
8. 緱廣飛著：〈盡顯英雄本色——中西神話英雄形象比較〉，《中州學刊》，1999年，第1期，頁97-99。
9. 趙輝著，〈《雅》、《頌》的價值取向與英雄神話〉，《中南民族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頁93-96。